

紅姐妹
口川 聚·津·成

管得寬
支川 聚·津·成

巴河渡口

时 间：一九六五年春节。

地 点：川北农村。

人 物：玉 梅——姐姐，共青团员，卫生员。

晓 梅——妹妹，初中毕业生，兽防员。

刘大爷——贫农，生产队饲养员。

五 嬸——大队党支部委员，政治技术文化推广站
政治辅导员。

布 景：火花人民公社政治技术文化推广站门前，门上有对联：

肩挑政治又红又专将革命进行到底，
手操技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终生。

〔音乐声中大幕徐徐开

〔欢快、喧嚷……呈现出春节特有的气氛。少顷。

〔刘大爷匆匆上。

〔晓梅内声：“刘大爷，刘大爷，你等一下嘛！”

〔刘大爷无可奈何地“唉”了一声，停步。

〔晓梅背着兽防箱紧紧跟上。

晓 梅 不忙走嘛，刘大爷！

（唱）（快板）刘大爷何必太急性，
不让医也等我把话说明。
兽防员医猪医生有责任，
为什么进猪场就推我出門？

刘大爷 （背唱）圈里猪确实得重病。

(中板二流) 她的手艺咋得行?

(轉面) 刚才我态度是生硬，
晓梅你不必記在心。

(白，有意把話岔开) 晓梅呀，今天是大年初二，
听说你們政治技术文化推广站里头，要唱革命歌，要讲
革命故事，你就快去嘛！

晓梅 刘大爷，猪的病不輕啦！

刘大爷 我是个饲养員，当然晓得！

晓梅 你晓得？那你咋个不着急嘛！

刘大爷 (失口) 啥，不急？我怕比你还着急咧！

晓梅 那……

刘大爷 (急忙掩飾) 哦，不不不！哎，我忙得很呐！

(欲走，晓梅阻拦)

晓梅 刘大爷 (同白) 唉，这才急死人哦！

(二人同时唱)。(中板夺子)

刘大爷 (背) 猪儿得病我心着急！

晓梅 他为啥不要我去医？

刘大爷 她年紀輕輕沒手艺，

晓梅 不要我医也要医。

刘大爷 定要把她挡回去，
好到站上請兽医。

晓梅 定要把他劝轉去，
好到猪場把猪医。

(二人轉面)

刘大爷 晓梅 你……唉！

晓梅 （耐心地）刘大爷，我在政治技术文化推广站学习了几个月，学习主席著作，学兽防技术，还学……

刘大爷 还学得多！这些我都晓得，好嘛！

晓梅 （兴奋）那就好呀！刘大爷，你老人家……

刘大爷 （抑制地）我的脾气你是晓得的哈，話說三遍嗎有些煩，我就是不答应你去医。

晓梅 刘大爷，我的脾气你也是晓得的哈，猪病那么重，我就是要去看！

刘大爷 （急）晓梅，你到哪里去？

晓梅 医猪！

刘大爷 医“蜘蛛”嗎哪个！不准去！

晓梅 （理直气壮地）就是要去！这是我們政治技术員的責任！（欲走）

刘大爷 （拦）你你你……晓梅！

（唱）（三板）你咋个兴要犟脾气？

晓梅 我执行任务是应当的！

刘大爷 哎……

不許不許就不許！

晓梅 要医要医是要医！

（轉身走）

刘大爷 轉来！（一把拉过小梅，有些激动地把胡子一抹）我再說一回哈，我喂的是集体猪！有病，我熬得有草草药，托杜么爸經佑倒的。用不着你操心！

(轉身半自語地) 哟，年輕娃娃，还要再吃几石谷子才操得出来。(旁白) 我是要在兽防站去找老兽医。

(欲下，又轉身) 晓梅，我再打个招呼哈，哪个跑去乱整……

晓梅 看病打針，咋个是乱整喃？

刘大爷 打針，打針，又把針打断了啥！……

晓梅 (出乎意外地受到刺激) 啊……

刘大爷 唉！(轉身下)

晓梅 你……(取下兽防药箱，颓然坐下)

(唱甜平一字轉夺板)

刘大爷一句話刺痛我心！

却原来他为了这件事情。

我昨年初学医技术未过硬，

心一慌手发抖打断了針。

党支部勉励我再鼓干劲，

从此后苦鑽研提高水平；

我也曾向老师勤学勤問，

我也曾种草药不辞艰辛，

我也曾讀医书鑽研理論，

我也曾实践中练习打針。

到現在医猪牛能够胜任，

刘大爷他还用老眼光看人。

左說右說他不听，

不要我医真急人！

(白) 哟，不要我医算囉，要是猪儿真有个三长两

短哪，你刘大爷总还是脱不倒手嘛！

〔提起药箱欲走，止〕

（唱快夺子）

猪病确实重得很，
若不医治会更深沉。
我怎能眼看集体事业来受损，
我怎能丢下病猪不关心，
我怎能埋怨大爷就任性，
我怎能碰了钉子就灰心，
晓梅我应该勇敢承担责任！

〔往猪场方向走，又止〕

（接唱）刘大爷是个固执人。

医猪未经他答应，
转回来又要把事生。
左难右难心不定，
真叫晓梅伤脑筋！

〔姐姐身背保健箱从政治技术文化推广站走出。〕

玉 梅 （唱甜平慢夺板）

春风拂面天气暖，
社员欢庆丰收年。
身背药箱把病看，
刘大爷呀！
你今天总莫法再推延。
迈开步，向前赶，
只见妹妹在那边。

噢，妹妹，你这么快就回来啦？

晓梅 ……

玉梅 嘿，还跑到我前头去了嘛，提前完成了任务，該表揚！

晓梅 我才不稀罕哪个表揚咧！

玉梅 哟，过年过节的，这是为啥呀！

（唱二流）

你看你嘟起咀巴馬起脸，

眼睛貼得溜溜圓，

坐在这里扯毛辮，

曉梅呀！

你究竟啥事不喜欢？

晓梅 （欲言又止）……

玉梅 （唱慢夺子）

莫不是，你怪姐姐來得晏？

我保証下次守時間。

晓梅 哎呀，不足得！

玉梅 （唱）莫不是你打針猪儿亂板，
粪水弄脏了花衣衫？

晓梅 哎呀！我又不是怕脏怕臭的人咧！

玉梅 （唱）莫不是病情复杂难判断，
症状不明下药难？

晓梅 （摇头）

玉梅 （唱）莫不是你沒有見着大爷面，
跑了空路不耐煩？

晓梅 我才不怕麻煩咧！
玉梅 （唱）这不是来那不是，
究竟是啥？你快对姐姐談。
晓梅 ……
玉梅 （亲切地）晓梅呀！都是政治技术員啦，还要娃娃
脾气？嗯？給姐姐說啊：咋个兴发悶气喃？
晓梅 姐姐，你是政治技术文化推广站的卫生員，社員害
了病，你好心好意地去給他医，他不要你看，咋个办？
玉梅 不相信？不要我看？未必你今天……
晓梅 唉呀！管他今天昨天，遇到这号事，你說咋个办
嘛？
玉梅 （有所领悟，故意反問）那……你又說咋个办喃？
晓梅 这……唉！我晓得又不来問你囉，硬是急死人！
玉梅 光急有啥用？哪个不要你看嗎，你就說服哪个嘛！
晓梅 說服？（摇头）你說他不服？
玉梅 不服你就耐心的讲呀！
晓梅 刘大爷的脾气你又不是不晓得、眉毛一立、胡子一
翘，三句話离不得一个——（模拟）年輕啊！
玉梅 哦！你不能这么看！晓梅呀！

（唱）（中板夺子）

刘大爷他是个軍屬模范，
爱公社爱集体巴心巴肝，
他飼养集体猪肩挑重担，
他对你不信任定有根源。

（白）究竟是咋个的嘛？

晓梅 哟！（念）

我满怀信心去把猪病看，
刘大爷伸手把我拦，
他說我年紀輕輕沒經驗，
医拐了集体猪責任难担。

玉梅 哦！（接唱）

头回医猪你把針打斷，
可能是刘大爷还記心間。

晓梅 （唱）

那是我刚学医沒有經驗，
他不該又把老帳翻！

（白）

你也来翻这些老底子！

玉梅 这么說你一点問題都沒有囉，尽怪刘大爷一身“包”？

晓梅 是啦！今天我就是好心好意送医上門嘛，往回我不对头，現在……

玉梅 現在，現在我陪你一路去！（拉晓梅同走）

晓梅 一路去？（轉向另一方）唉……

玉梅 怎么？你就灰心啦？

晓梅 灰心？这是他不要我医，又不是我不医！

玉梅 晓梅呀！（唱甜平一字）

他嫌你年紀輕手艺不过硬，
你應該体諒他为集体一片心。

（夹白）你怎么忘啦，政治技术文化推广站——

(唱) 教育我們一年整，

(白) 党要把我們培养成懂政治、懂技术，有文化，能劳动——

(唱) 又紅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快夺子) 我們身背药箱担重任，

要与贫下中农心连心。

医猪医牛非小可，

一支針一片药要充满阶级感情。

政治思想要过硬，

哪能够遇到困难就灰心？

晓梅 灰心？可是刘大爷……

玉梅 晓梅呀！(唱联句夺子)

我刚学医也一样，

头回就遇到李大娘。

送医上門她阻挡，

总說我年纪輕手艺不强。

我一再耐心对她讲，

她却借故去躲藏。

晓梅 (夹白) 那陣你还不是——(学姐姐头回的样子)

当卫生員这么受气呀！早晓得我还是去学开拖拉机！

玉梅 (爽朗一笑) 是啊！这陣想来我自己都覺得好笑！

(兴奋) 也就在这个时候，公社办起了政治技术文化推广站，我，一个贫农的女儿，成了卫生保健員。上课的时候，张书记給我們讲了，人活着就是为了革命，就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二天，第二天我在田里劳

动，我們的政治輔導員周五嬌找到了我，好五嬌啊——
她帮助我打通思想，
耐心地教育我語重心長。
她說道“溫室花朵开不旺，
要經風雨才更香”。
她還說“有志青年敢于闖，
要迎風頂浪干一場。”
妹妹你辯子一甩把話講，
你笑我“鬥爭意志不堅強”。
這些話給我勇气和力量，
振精神我又背起了保健箱。
你的話至今還在我耳边响，
妹妹呀！為什麼事到臨头你却把它忘？

曉梅 姐姐，我……

玉梅 你應該再去！把猪医好，拿事實給他看。

曉梅 哎呀！不行！劉大爺請老兽医去了！

玉梅 （思索）曉梅！你還是要去！

曉梅 那一会儿老兽医来囉……

（五嬌上）

玉梅 来了更好！你就給老兽医当助手呀！（頓）就是五嬌在這裡她也會同意的！

五嬌 不，我不同意！

玉梅 五嬌，你？

五嬌 这回就要曉梅医，让兽医来当助手！

玉 晓 梅 梅 (相对一看，迟疑地) 行嗎？

五 嬸 晓梅呀！ (唱快三眼)

行船不怕风和浪，

生鐵要炼才成鋼。

党支部支持你大胆去闖，

青年人遇困难應該堅強。

要記住貧下中农的殷切希望，

要記住猪多肥多才能多打糧。

莫忘了党的教育和培养？

莫忘了你立大志建設家乡。

(白) 晓梅呀！

(唱) 心要紅來胆要壯，

鼓勇气快到猪場。

玉 梅 (指对联) (白) 晓梅！ 你来看！ (念)

肩挑政治又紅又专将革命进行到底，

手操技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終生。

晓 梅 (注视对联、兴奋，激情地) 五嬸！ 姐姐！

(唱甜平一字)

感謝你們来指引、

字字句句动我心。

我不該瞻前顾后心不定、

我不該困难面前就灰心。

(白) 对！ 政治技术、文化推广站培养了我，

(唱) 我應該背药箱再把猪場进，

五嬌：醫好病豬我有決心！

五 嬌 对呀！就應該这样！你放心大胆地去吧！刘大爷的問題我来帮你解决！

曉 梅 （激动地扑向五嬌怀里）好五嬌！

五 嬌 （鼓励地）孩子，去吧！

曉 梅 （正欲走）哎呀！青霉素，只剩下一針了，姐姐……

玉 梅 那咋个办？

曉 梅 （略思索）啊！对了、二队兽防員春紅才領了几只回来……

玉 梅 你快去，我馬上去借两支送到猪場头来！

曉 梅 是！（欢快跑下）

玉 梅 五嬌，我到猪場去了！（欲走）

五 嬌 哦！玉梅！你的任务完成了嗎？

玉 梅 你是說給刘大爷看病的任务？昨天我去，他高矮不看，早晨去他又不在。

五 嬌 那你馬上就轉來給他看，（关切地）刘大爷的病要醫呀！

玉 梅 （欲走）哎呀，你看啞口上，刘大爷回來囉！

五 嬌 玉梅，你还要給她送药去，快去快回！給晓梅壯胆好好地帮助他，叫她胆大心細！

玉 梅 五嬌，你放心！（下）

刘大爷 （內唱甜皮倒板轉夺子）

請兽医很湊巧我心爽快，（上）

老医生他答应馬上就来，

上坡坡下坎坎不顾气喘，
猪儿有救笑顔开。啊哈哈……

五 嬸 姨，刘大爷，你啥事那么喜欢，看你跑得气咻八咻的！

刘大爷 哟呀！她五嬌咧！（唱联句二流）

花母猪长得来又肥又壮，
大年夜下小猪整整六双。
只說是传良种順順暢暢，
誰知道得重病咀巴不张。
为此事我老汉难把心放
到站上請兽医来开药方。

五 婍 呀，我們队上就有兽医嘛！

刘大爷 哪一个？

五 婍 晓梅嘛！

刘大爷 晓梅？算囉算囉！（轉身就走）

五 婍 你跑啥嘛？

刘大爷 五嬌咧！

（唱快架子）

少年歲縫老年医，
經驗要靠岁月积。
晓梅刚学几个月，
难道說你不怕他出問題？

五 婍 呀！（唱）

本領都是人学的，
哪有人生下地来就会医？

如今的年輕人有志氣，

老劉呀！你這是在翻老皇曆！

劉大爺 嘿嘿，老皇曆……常言說嘛，~~主~~年醫豬，五年醫牛！

五嬌 劉大爺，你那些話過時了。我們公社出現那麼多新人新事，你曉得不？

劉大爺 当然曉得呀！

五嬌 我再問你，我們這裡以前種過棉花沒有？

劉大爺 呃……沒有。

五嬌 現在喃？

劉大爺 遍坡遍埡。

五嬌 我們的水稻良種又是哪些人試驗出來的喃？

劉大爺 政治技術文化推廣站那伙年輕人嘛！

五嬌 老劉呀，以前沒做到的事現在做到了，老一輩沒有想到，不能做到的事情，這些年輕人都做到了。你看，哪個說雞毛不能飛上天？

劉大爺 这……

五嬌 政治技術文化推廣站呐還給我們培养了這麼多紅色棉花技術員、水稻、林业、蚕桑……

劉大爺 五嬌，這是醫豬又不是種棉花！

五嬌 嘿！醫豬就培养得有善防員嘛！

劉大爺 这……

五嬌 劉大爺呀！（唱）（中板奪子）

這本是公社黨委創辦起，

要培养接班人高舉紅旗。

學政治她們誓把革命干到底，

鑽技术学文化她們志不移。

晓梅是心紅手巧的貧农女，
不让她医哪个医!?

刘大爷 这这这……这些我都晓得! 晓梅她……唉, 年輕啊!

五 嬌 呀你看你! (接唱) (快三眼)

年轻入党朝阳刚刚升起，
红心向党干劲足。

晓梅她呀, 讀了初中回家来种地,
劳动产生多积极。

自从进了政治技术文化推广站，
服从需要学兽医。

从此后，
她迟迟睡，早早起，
锄头拿在手，身上书不离。

她又在屋团屋轉櫛櫛角角开了地，
栽种草药把猪医。

医猪牛，半夜叫她半夜去，
医猪牛，汗水湿透她层层衣，
医猪牛，她不怕脏来不怕臭，
医猪牛，她不怕烈日当头风雨急。
她的劲头大来方向对，
我們要体贴入微多教育；
要育嫩苗勤浇水，
才能够根深叶茂在风雨中挺立!

刘大爷 ……

五 嬸 唉，我屋头那根架子猪，王老四那根接槽猪，該都是她医好的吆！

刘大爷 那她头回……唉，叫我咋个放心嘛！

五 嬸 哦！你是說她头回戳了拐把針打斷了嘛，是吧？那是她才学医的路，是人走出来的，手艺是学出来的，接班人是培养出来的嘛！老刘呀，我們老一輩要培养他們来接班，就要放手让她們去闖才闖得出来嘛！

刘大爷 培养？嘿嘿！五嬢，培养嗎該要慢慢来嘛！

五 嬸 慢慢儿来？你看你，建設社会主义要多快好省、培养接班人咋个有法慢慢儿来嘛，唉？

刘大爷 （語塞）这……（略一思索）好嘛，培养嘛！（轉身就走）

五 嬸 嘻嘻，你往哪里去？

刘大爷 牵猪的！

五 嬸 你咋个往那边走嘛？

刘大爷 把我屋头喂的猪牵来給她打針操手脚都要得，集体猪……

五 嬸 刘大爷你……

刘大爷 五嬢咧！（唱）

干部門，苦盤算，
社員們，眼望穿！
望队上良种猪只大发展，
好做到猪多肥多粮如山，
我队面貌大改变，
我人虽老也要为社会主义多添一块砖。